

卷第二百十八 醫一

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范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癢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

華佗

魏華佗善醫。嘗有郡守病甚，佗過之。郡守令佗診候，佗退，謂其子曰：「使君病有異於常，積淤血在腹中。當極怒嘔血，即能去疾。不爾無生矣。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佻，吾疏而責之。」其子曰：「若獲愈，何謂不言？」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為乖誤者，盡示佗。佗留書責罵之。父大怒，發吏捕佗。佗不至，遂嘔黑血升餘，其疾乃平。又有女子極美麗，過時不嫁。以右膝常患一瘡，膿水不絕。華佗過。其父問之，佗曰：「使人乘馬，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，歸而熱截右足，柱瘡上。」俄有一赤蛇從瘡出，而入犬足中，其疾遂平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又後漢末，有人得心腹癢病，晝夜切痛。臨終，敕其子曰：「吾氣絕後，可剖視之。」其子不忍違言，剖之，得一銅槍，容數合許。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。因出巾箱中藥，以投槍，槍即成酒焉。（出《志恠》）

張仲景

何顛妙有知人之鑿。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顛。顛謂曰：「君用思精密，而韻不能高，將為良醫矣。」仲景後果有奇術。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，仲景謂之曰：「君體有病，宜服五石湯。若不治，年及三十，當眉落。仲宣以其除遠不治。後至三十，果覺眉落。其精如比，世咸歎顛之知人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吳太醫

吳孫和寵鄧夫人。嘗醉舞如意，誤傷鄧頰，血流，嬌惋彌苦。命太醫合藥。言得白獺髓、雜玉與琥珀屑，當滅此痕。和以百金購得白獺，乃合膏。琥珀太多，及差，痕不滅，左頰有赤點如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句驪客

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。取寸發，斬為十餘段，以針貫取之，言發中虛也。其妙如此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范光祿

有范光祿者得病，兩腳並腫，不能飲食。忽有一人。不自通名，徑入齋中。坐於光祿之側。光祿謂曰：「先不識君，那得見詣？」答云：「佛使我來理君病也。」光祿遂廢衣示之。因出針（「出針」原作「以刀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針腫上。倏忽之間，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，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。至明日，並無針傷而患漸愈。（出《齊諧錄》）

徐文伯

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游苑門，逢婦人有娠。帝亦善診候，診之曰：「是女也。」問文伯，伯曰：「一男一女，男在左邊，青黑色，形小於女。」帝性急，令剖之。文伯惻然曰：「臣請針之，必落。」便針足太陰，補手陽明。胎應針而落，果效如言。文伯有學行，不屈公卿，不以醫自業，為張融所善，歷位泰山太守。文伯祖熙之好黃老，隱於秦望山。有道士過乞飲，留一胡蘆子曰：「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，當得二千石。」熙開視之，乃扁鵲醫經一卷。因精學之，遂名振海內。仕至濮陽太守。子秋夫為射陽令，嘗有鬼呻吟，聲甚湊苦。秋夫問曰：「汝是鬼也，何所須？」鬼曰：「我姓斛斯，家在東陽。患腰痛而死。雖為鬼，疼痛猶不可忍。聞君善術，願見救濟。」秋夫曰：「汝是鬼，無形，云何措治？」鬼曰：「君但縛芻作人。按孔穴（穴原作定，據明抄本改）針之。」秋夫如其言，為針四處，又針肩井三處，設祭而埋之。明日，見一人來謝曰：「蒙君療疾，復為設祭，除饑解疾，感惠實多。」忽然不見。當代服其通靈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，發即氣絕。眾醫以為肉症。徐文伯曰：「此發癢也。」以油灌之，則吐物如發。稍稍引之，長三尺，頭已成蛇。能動，懸柱上，水滴盡，一發而已。病即愈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徐嗣伯

徐嗣伯字德紹，善清言，精於醫術。曾有一嫗，患滯淤，積年不差。嗣伯為之診疾曰：「此屍注也，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癒。」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，枕以半邊腐缺，服之即差。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，腹脹面黃，眾醫不療。以問嗣伯，嗣伯曰：「此石蛔耳，當以死人枕煮服之。」依語，煮枕以服之，得大利，出（出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蛔蟲，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，病即差。後沈僧翼眼痛，又多見鬼物。以問之，嗣伯曰：「邪氣入肝，可覓死人枕煮服之。竟，可埋枕於故處。」如其言又愈。王晏知而問之曰：「三病不同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，俱差何也？」答曰：「屍注者，鬼氣也。伏而未起，故令人沉滯。得死人枕促之，魂氣飛越，不復附體，故屍注可差。石蛔者，醫療即僻。蛔蟲轉堅，世間藥不能除，所以須鬼物驅之，然後可散也。夫邪氣入肝，故使眼痛而見魍魎。應須邪物以釣其氣，因而去之，所以令埋於故處也。晏深歎其神妙。（出《南史》）

腹癢病

昔有一人，與奴同時得腹癢病。奴既死，令剖腹視之，得一白鱉。乃試以諸藥澆灌之，並內藥於腹中，悉無損動，乃係鱉於床腳。忽有一客來看之。乘一白馬，既而馬溺澆鱉。鱉乃惶駭。疾走避之。既繫之，不得去，乃縮藏頭頸足焉。病者察之，謂其子曰：「吾病或可以救矣。」乃試以白馬溺灌鱉。須臾消成水焉。病者遂頓服升餘白馬溺，病卻豁然除愈。（出《續搜神記》）

李子豫

許永為豫州刺史，鎮歷陽。其弟得病，心腹堅痛。居一夜，忽聞屏風後有鬼言：「何不速殺之？明日，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，汝即死矣。」及旦，遂使人迎子豫。即至，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。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。須臾，腹中雷鳴絞（絞原作彭，據明抄本改）轉。大利，所病即愈。（出《續搜神記》）

徐之才

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。時有人患腳跟腫痛，諸醫莫能識之。窺之曰：「蛤精疾也。得之當由奉詔入海。皇朝不可。」

曰：「實曾如此。」為割之，得蛤子二個，如榆莢。（出《太原故事》）

甄權

甄權精究醫術，為天下最。年一百三歲，唐太宗幸其宅，拜朝散大夫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孫思邈

唐鄧王元裕，高祖第十八子也。好學，善談名理，與典簽盧照鄰為布衣之交。常稱曰：「寡人之相如也。」照鄰范陽人，為新都尉，因染惡（惡原作患，據明抄本改）疾，居於陽翟之具茨山，著釋《疾文》及《五悲》。雅有騷人之風，竟自沉於潁水而死。照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。顯慶三年，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。亦居此府。思邈華原人，年九十餘，而視聽不衰。照鄰自傷年才強仕，沉疾困備，乃作《蒺藜樹賦》，以份其稟受之不同。詞甚美麗。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。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、孟詵。皆執師資之禮。嘗問思邈曰：「名醫愈疾。其道何也？」思邈曰：「吾聞善言天者，必質於人。善言人者，必本於天。故天有四時五形，日月相推，寒暑迭代。其轉運也。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散而為露，亂而為霧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霓。此天之常數也。人有四肢五臟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精氣往來。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，此亦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。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為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瘤贅，隔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。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。推此以及天地，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錯行，日月薄蝕，彗孛流飛。此天地之危診也。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踊，此天地之瘤贅也。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癰疽也。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。雨澤不降，川澤涸竭。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灸。聖人和之以至德，輔之以人事。故體有可消之疾，天有可消之災。通乎數也。」照鄰曰：「人事如何？」思邈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」照鄰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思邈曰：「心為五臟之君。君以恭順為主，故心欲小。膽為五臟之將。將以果決為務，故膽欲大。智者動象天，故欲圓。仁者靜象地，故欲方。《詩》曰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為小心也。起武夫，公侯干城，為大膽也。《傳》曰：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，仁之方也。《易》曰：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智之圓也。」照鄰又問：「養性之道，其要何也。思邈曰：」天道有盈缺，人事多屯厄。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，未之有也。故養性之士，先知自慎。自慎者，恒以憂畏為本。《經》曰：人不畏威，天威至矣。憂畏者，死生之門，存亡之由，禍福之本，吉凶之源。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，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，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，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，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，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，臣無憂畏則助庸不建，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。故養性者，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，形躁而不寧，神散而氣越，志蕩而意昏。應生者死，應存者亡，應成者敗，應吉者凶。夫憂畏者，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。人無憂畏，子弟為勍敵，妻妾為寇仇。是故太上畏道，其次畏天，其次畏物，其次畏人，其次畏身。憂於身者，不拘於人，畏於己者，不制於彼。慎於小者，不懼於大。戒於近者，不懼於遠。能知此者，水行蛟龍不能害，陸行虎兕不能傷。五兵不能及，疫癘不能染。讒賊不能謗，毒螫不加害。知此則人事畢矣。「思邈尋授承務郎，直尚藥局。以永淳初卒，遺令薄葬。不設冥器，祭祀無牲牢。死經月餘。顏色不變。舉屍就木。如空衣焉。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行於代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許裔宗

許裔宗名醫若神。人謂之曰：「何不著書，以貽將來？」裔宗曰：「醫乃意也，在人思慮。又脈候幽玄，甚難別。意之所解，口莫能宣。古之名手，唯是別脈。脈既精別，然後識病。病之於藥，有正相當者。唯須用一味，直攻彼病，即立可癒。今不能別脈，莫識病源，以情億度，多安藥味。譬之於獵，不知兔處，多發人馬，空廣遮圍。或冀一人偶然逢也。以此療病，不亦疏乎。脈之深趣，既不可言，故不能著述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秦鳴鶴

唐高宗苦風眩，頭目不能視。召侍醫秦鳴鶴診之。秦曰：「風毒上攻，若刺頭出少血，愈矣。」天後自簾中怒曰：「此可斬也。天子頭上，豈是出血處耶？」鳴鶴叩頭請命。上曰：「醫人議病，理不加罪。且吾頭重悶，殆不能忍，出血未必不佳。朕意決矣。」命刺之。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。上曰：「吾眼明矣。」言未畢，後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：「此天賜我師也。」躬負繒寶以遺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盧元欽

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，唯鼻根未倒。屬五月五日，官取蚺蛇膽欲進，或言肉可治風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頓漸可，百日平復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又商州有人患大風，家人惡之，山中為起茅舍。有烏蛇墜酒罌中，病人不知，飲酒漸差。罌底見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周允元

則天時，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。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，見一鬼撮允元頭，二鬼持棒隨其後，直出景運門。醫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給使覘問。在閣無事，食訖還房，午後如廁。長參典怪其久，思往候之。允元踏面於廁上，目直視不語，口中涎落。給使奏之。上問醫曰：「此可得幾時？」對曰：「緩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」上與錦被覆之，並床舁送宅。止夜半而卒。上自為詩以悼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楊玄亮

久視年中，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，於虔州汶山觀庸力。晝夢見天尊云：「我堂舍破壞，汝為我修造，遣汝能醫一切病。」寤而說之。試療無不癒者。贛縣裡正背有腫，大如拳。亮以刀割之，數日平復。療病日獲十千。造天尊堂成，療病漸漸無效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趙玄景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趙玄景病卒，五日而蘇云。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。教曰：「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」玄景得見機上尺，乃是僧所與者。試將療病，拄之立差。門庭每日數百人。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，追之禁左台。病者滿於台門。則天聞之，召（召原作追，據明抄本改）入內。宮人病，拄之即愈。放出，任救病百姓。數月以後，得錢七百餘貫。後漸漸無驗，遂絕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文仲

洛州有士人患應病，語即喉中應之。以問善醫張文仲。張經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，令讀之。皆應，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錄取藥，合和為丸。服之，應時而止。一云，問醫蘇澄云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郝公景

郝公景於泰山採藥，經市過。有見鬼者，怪群鬼見公景，皆走避之。遂取藥和為殺鬼丸，有病患者，服之差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崔務

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。醫令取銅末，和酒服之，遂痊平。乃亡後十餘年，改葬，視其脛骨折處，銅末束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